

# 为了祖国的原子能事业

○罗明仁（1965 工化）



今年校庆时，罗明仁学长在化工系毕业 50 周年纪念会上发言

今年校庆，我们从祖国各地汇聚清华园，共同庆祝母校 104 岁生日和我们大学毕业 50 周年，心情是无比的激动。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还记得 56 年前，我们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献身祖国原子能事业的雄心，从祖国四面八方走到一起。在 6 年的大学学习中，我们度过了一个个难忘的春夏秋冬。同学们相互支持，亲如兄弟，结下了深厚、纯洁、永远难忘的友谊。老师对我们进行了精心培养，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不仅教给我们知识，还使我们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他们是我们人生的导师。

50 年前的今天，我们作为核化工专业的早期毕业生，除留校任教或从事技术研究的高鸿锦等同学外，大部分人都背起行囊，奔向科研生产第一线，其中孙燕德、吴家康、王敬荣、杨进麟、吴友能、李自新、王自强七位同学去核工业部（二机部）

404 厂从事核燃料后处理工作，直接为核武器提供钚材料。王庚曦、王厚恒、果泽洪、王开文四位同学进入核工业部第二研究院从事核化工设备设计研究工作。高家禄、郑玉辉、杨树斌同学进入我国核技术研发的摇篮——中国原子能技术研究院（401 所），从事核技术的研发工作。叶向荣同学进入二机部情报研究所工作。王晞雯同学进入解放军 21 基地（核试验基地），从事武器诊断核爆效应测试工作。我和吴良宸二人有幸分配到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又称核武器研究院，直接从事核武器研究与生产工作。另外还有谢新余等同学进入其他相关行业，为国效力。

尽管我们毕业后工作岗位不同，工作性质不同，大多数人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勤恳工作，没有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也没有人身居高位，但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了，尽力了，没有辜负学校的培养和希望。当我们今天再相聚，勾起我的许多回忆。

1958 年国家发出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号召，年轻的我懵懵懂懂，受中学老师的启蒙和鼓励，萌发了将来从事原子能事业的冲动。高中毕业时我不知天高地厚，主动提出报考清华北大的核物理、核化工专业，幸好被清华录取了，真是如愿以偿。

入学后不久，我们有幸在颐和园偶遇陈毅元帅，当他得知我们求学于清华大学

## □ 值年园地

原子能专业时，甚为高兴，他说：“我是元帅，是外交部长，你们搞出原子弹，我说的话就不一样了，有了它我们就不会再受人欺负了！”他勉励我们好好学习，学成后要造出原子弹。听了陈老总的话，我更感觉到我们所学的专业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在6年的大学期间，面临繁重的学习任务，我以勤奋弥补自身的不足，每天早起晚归，努力学好每天的功课，立志为报效祖国打下坚实基础。

毕业分配前，我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立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尽管事先得知我们中有的人可能分配到条件相对比较好的学校或401所工作，但我从不心动。后来公布名单时，得知自己和吴良宸分配到一个先前一无所知、完全陌生的单位，是连具体地址都不知道的国营综合机械厂，又称221厂，自己当时觉得很茫然，但还是毫无怨言、高高兴兴地上路了。

当我们到达青海西宁后，看到当地的荒凉落后，确实出乎意料。我们的单位周围荒无人烟，四周山头终年积雪，夏天穿棉衣，全年平均温度不足10度。这里海拔达到3200米，空气稀薄，稍动一下就气喘吁吁，透不过气来。领导告诉我们，在我们到来之前数以千计的解放军、复员军人、工程技术人员已在这里舍生忘死地建设了多年，现在已是初步具备了工作生活条件，大家应该满足。领导还告知我们，要在这样的地方研制与发展中国人自己的核武器，况且我国第一次核试验的核装置就是在这里制造并试验成功，以后我们还要在这里造出氢弹。想到这宏伟的事业，我马上觉得眼前的艰苦条件也算不了

什么，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能为祖国需要出点力，再苦再累也值。很快我们分配了工作，进研究室，经简单培训后就真刀真枪干起来了。

我和吴良宸分在同一个大课题组，承担不同的子课题，其任务是及时检测核爆炸后核反应生成物，从中测试有关数据，为武器理论设计和性能改进提供第一手实验数据。全新的工作，时间紧迫，容不得我们迟疑。接受任务后，我们面对放射性强度达到数居里的放射样品，尽管没有什么有效的防护措施，我们毫无畏惧，争分夺秒地工作，力争在半衰期只有2天左右的核素在死亡之前的最短时间内检测到第一手数据。

后来，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形势极度紧张，我们紧急战备搬迁到了实验条件和生活条件基本不具备的四川深山里，开始了异地建第二个核武器研究基地。这里长年潮湿多雨，一年难有几个晴天，每日日照时间不足三小时。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一干就是26年。今天，我高兴地告诉大家，毕业50年中的前30年，我参加了自1966年到1995年期间不同形式、不同型号的地面、空中、地下原子弹、氢弹、中子弹30多次核试验工作。自己和其他同事采用内活化指示剂分层加料、均匀加料为原子弹、氢弹、中子弹的设计原理、性能改进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为武器小型化、实战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些年来，我不为名、不为利踏踏实实工作，保持严谨的科研作风，永远不甘人后，尽可能为母校清华争光。30年的军品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也得到相关部门的认可，先后获国家发明二等奖一次，

获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次，三等奖三次，曾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随着全面核禁试条约的生效，核武器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更多场外工作转入实验室研究，同时国家强调将核技术尽快由军用转为民用，根据工作安排，自1995年后到现在，我转入辐射技术民用研究工作，至今又是20年。我们的研究和应用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获得了比较好的效益。

在我们相聚时，我总忘不了培育我们的老师。记得1984年8月，我参加在黄山举行的全国辐射加工与研究会议。会上我将自己的论文在会上进行了交流，会前该文章得到付依备老师的指点，会后我将

自己的工作简要向朱永贻老师作了汇报。在回上海的路上，又就辐射技术有关问题请教了他，他耐心细致地给我讲述了很多我理解不深的学术问题，真是受益匪浅，至今记忆深刻。

在纪念毕业50周年之时，我深切怀念原404厂车间主任、821厂总工程师李自新同学，他为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他到四川后曾多方打听想方设法与我联系，但因保密和我处深山中，一直未能如愿相见，这是极大的遗憾。另外，我们深深怀念先去的老同学高家禄、王自强，我们要为他们的离去默哀，愿他们在天安息。不过，值得欣慰的是他们为之奋斗的原子能事业，如今已有飞跃的发展，他们的贡献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 母校给我一支“猎枪”

○白杰（1965工化）

### 我的清华梦

我原名钦达木呢，蒙族，来自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第二中学，父辈世代务农。我在初中时就确立了自己的理想，长大后要成为工程师。高中三年级时，从招生宣传资料上看到清华大学是工程师的摇篮，我就下决心要报考清华大学。

但我有两个困难。第一，我是民族中学的考生。所有课程，包括数理化，都是用蒙语授课。而上级规定报考清华大学必须用汉语考试。第二个困难是汉语文的考试。我们民族中学高中学的汉语



今年校庆日，白杰学长（前左）与同学团聚